

三大宗教时间观念之比较

汪天文

摘要：通过对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宗教时间观念和历法体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异同点。本文认为，宗教时间观念和历法体系的差异对人类的交往和文化的交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只有克服时间观念的冲突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各文明共存共赢的局面。

关键词：宗教；时间观念；冲突；比较

中图分类号：B91 ;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257-583X(2004)09-0122-07

作者简介：汪天文，深圳大学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深圳 518060）

世界历法很多，但是使用比较普遍的只有公历、回历和佛历。这三大历法恰好是世界三大宗教的教历。历法是人们因记事和纪年的需要而制定的时间体系，这种时间体系很容易渗透到文化的内层，也很容易和宗教紧密相连，成为宗教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旦时间观念形成一种行为准则的体系之后，就很难通过劝说和武力的办法改变它。正如美国文化学家爱德华·霍尔所说：“我们的正式时间系统是我们不愿意改变也不许别人篡改的整个系统中的一部分。”^①在不同文明之间和不同宗教体系之间，时间观念直接是宗教信仰的柱石之一。

三大宗教时间观的差异，容易导致各民族各地区人们时间观念的冲突，同时对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一定的阻滞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社会生活节奏的协调和时间观念的统一这个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各宗教关于时间观念的教义将重新得到不同程度的阐释。

一、教义之不同

三大宗教在时间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但由于经卷浩繁，难以一一摘引枚举。所以笔者拟从简单性原则出发，从时间形态、时间结构的趋向、时间存在的方式等三个角度，在世人普遍认可的层面上就三大宗教时间观念做以下比较：

第一是关于时间的形态问题。主要有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两种，一般来说古代社会倾向于循环时间观，而近现代社会逐渐转向于线性时间观。对自然界周期现象的观察和灵魂不灭的笃信，使人们把时间理解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在这个循环中肉体可以被毁灭，但神和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人死后可以转世或复生，历史可以按照某种神秘的力量或

收稿日期：2004-03-24

① [美]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3 页。

者根据某种神秘的逻辑而重复演绎。这种时间观实际上把周期运动作为时间的本质，其时间形态是一个圆圈，一切事物经历一个周期后都可以回到初始状态。在这里，发展和进步的概念是多余的，甚至是不被允许的，一切都是循环演化。佛教的轮回说和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一样，基本上属于循环时间观。伊斯兰教认为，时间是无限的，现世只不过是无限时间长河中的有限的循环，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在此处消失又在彼处出现。因此伊斯兰教也是坚持循环时间观的。

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物质形态普遍固有的延续性和一般顺序的统一性，它反映事物形态序列不断更新、延展、流动的过程，未来不断走向现在，现在不断走向过去，过去不断走向更远的过去，整个序列作线性排列，时间形态是光滑的、连续的，方向是唯一的、不可颠倒的。东方民族和古罗马都坚持循环时间观，但是基督教反对循环时间观，认为时间是通达未来的路途，在时间中历史事件得以衔接，社会发展得以连续。基督教的原罪论和末世审判论基本上奠定了历史不可以循环的基调，也造就了西方人勇往直前的基本性格，促进了攫取的、扩张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生根、发芽和发展。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的崛起与这种时间观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是对时间结构的取向问题。可以分为过去取向、现在取向、未来取向等三种时间观。一般来说，古代社会和历史悠久的民族倾向于过去的取向，他们崇拜祖先、尊重历史，这种时间取向容易造成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但同时也容易因故步自封而衰退、因外来侵略而灭亡。

三大宗教对时间取向有很多不同之处。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积德行善将有好报，作恶行凶将有恶报，现世的行为决定来世的命运。因此，佛教徒的修行并不是简单地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来生的幸福，乃至进入更高的境界——成佛，这种时间观应该属于未来取向的。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末世审判说强调，由于人类的祖先犯下了原罪必须由后人来偿还，人类注定走的是一条向前的不归路，再回溯过去的源头是没有希望的，只有积极面向未来——末日审判之前才有赎罪的可能。佛教和基督教都属于未来取向的时间观，但两者又不尽相同，相比之下，佛教徒通过修行寄希望于更高境界的彼岸世界，而基督教徒则侧重于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来追求现世的幸福。

伊斯兰教的时间观念则不同，伊斯兰教反对教徒对未来的关心，未来属于真主安拉，任何对未来的规划都是对真主的僭越和不敬，任何人只要归顺真主忠于教义，真主就会赐福于他。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文化属于现在取向的时间观。伊斯兰世界认为时间中的东西都是神的安排，过去的不能回来，未来的不能知晓也不必知晓，因为未来只有真主才能把握，凡人若想放弃现在去了解未来，那是对真主的冒犯。由于伊斯兰民族对神的敬畏，导致他们放弃对未来的追索，而只局限于当下状态的把握。他们对未来的回避，形成他们独特的“当下”的生活方式，他们把对未来的规划能力和对现实的整体驾驭能力都寄托在神的身上^①。有一位美国农学家去埃及讲授现代农业耕作方法，他请一位当地的农民估计一下他的农田产量是多少，这位农民听后异常愤怒，拂袖而去。后来，这位美国人才知道，原来阿拉伯人把想预见未来的人看成是精神失常^②。

第三是时间存在的方式问题。时间是线性存在的还是非线性存在的？是作为瞬时存在的

① 顾纪鑫：《跨文化交际中的时间观念》，《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2月。

②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导言部分。

“点”还是作为跨点存在的时间段（线段的形式）？时间的形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

在基督教教义里，时间是线性的，其形象也是最清晰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清楚而公平的。时间和万物一样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时间就像轨道一样地清楚显然，每个人都必须顺着时间走向未来。“一般说来，美国人把时间看成一条伸向未来的道路或纽带，人们沿着它循序渐进。”^①不过这种时间观念并不能适用于上帝创世初期和创世之前，因为照这种逻辑，就不能避免一些怀疑论者的诘难：上帝创世之前在干什么？既然时间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上帝自己也处在时间之中（如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用一天时间休息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千多年前圣·奥古斯丁就曾经试图解答过，仍然不能让人十分满意。究其原因，乃线性时间观之局限也。

在佛教中，时间是循环的，但又是进化的。众生皆有佛性，生命是齐一的，不受歧视的。任何生命都可以凭借自身的修炼，进身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佛是最高境界。随着境界的提升，生命可以逐渐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各种物类和各个层次受到时间的制约是大不相同的，低级物类受时间的控制大，所以是不自由的，高级物类受时间的控制小，相对是较为自由的，而佛处于最高的金字塔尖，则超然在时间与非时间之间，因而是彻底的解脱，也就是彻底的自由。就是在最高的佛界，也是没有止境的，众佛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由此看来，在佛教中，生命是齐一的，但不同物类和不同境界则有不同的时间循环，高级物类比低级物类拥有更大的时间循环，大环套小环，如此环环相套，向上推演到了佛的无限的时间。从上面讨论我们看到，佛教教义中时间的形象是模糊的，不同物类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时间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模糊的非线性时间观。

伊斯兰教计算时间完全依赖于人们对月亮阴晴圆缺的观察，甚至可以忽视一年四季的变迁，伊斯兰教时间观念是一种建立在“标准事件”（即以月亮阴晴圆缺这一事实作为时间体系的参考）上的时间体系，这种时间观念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朴素的，但它没有离开生活时间的本真含义，是十分虔诚并具有生活观察基础的时间观念。因此，伊斯兰教时间观念是属于清晰（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具相）的非线性（月相的变化每个月不一样，而且观察起来还要受到阴天和雨天等天气的影响，因此是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和随机性）时间观。

虽然三大宗教对时间观念的理解有如此大的悬殊，但是他们对生活起居的规定还是一致的。无论是教堂还是寺庙，教徒（信徒）们每天都要按时进行必要的朝拜、祷告、念经等功课。在这里，牧师的钟声、穆斯林的月亮、禅师的香板就成为衡量生活起居的时间标准了。从这个意义来看，各大宗教教规对生活时间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二、世俗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人们对时间的感觉和态度是不同的，因而在计时、守时和用时习惯上也大为不同。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对时间的感受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但对于不同的民族或文明来说，则主要取决于文化背景 and 经济发展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由于个人因素而造成的观念差异，把时间观看成是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集体观念。

现实中，一方面宗教教义对时间观的理解已经先在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直接成为人们理解社会生活的观念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

^① [美]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 页。

境和生存状态的不同，人们对时间观念的理解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各宗教的时间观实际上是教义概念和现实概念的统一。

这种教义概念和社会概念相统一的时间观，在美国地区和中国地区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美国是一个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教义迫使人们以放眼未来为生活基调。但从哲学思想上看，欧洲人继承了古希腊崇尚理性的传统，强化了欧洲人理想化的时间观念，时间就像欧氏几何空间一样的平直均匀，就像一根没有尽头的直线，无限的未来在直线的前面等待着人们去实践。同时，300年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跳跃性发展，这些成功的经验使得西方人坚信一种线性的时间观，时间是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时间是单向的，永不复返地消逝，他们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正在过去，只有未来才是可以规划和努力争取的。他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拼搏，将来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美国人的时间观念是欧洲人时间观念的典型，霍尔说：“我们美国人不仅划分和安排时间，而且喜欢朝前看，几乎总是着眼于未来。我们喜欢新颖，刻意追求变化。”^①由于美国的历史较短，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同时美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所有移民都是带着美好的希望和未来的憧憬而来的，凡此种种社会现实原因，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时间观念中的未来取向。美国人珍视时间价值，他们把守时看成是一种社会美德，他们采用较短的单位来计量时间，在时间的安排和使用上比较精确。而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民族往往坚持多元时间观，在守时、计时和用时上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模糊性。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社会的节律越快，社会生活和交往默认的最小时间单位就越短；相反，经济越落后，社会节律越慢，社会生活和交往默认的最小时间单位就越长。欧美人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创造了许多计量时间的装置，钟表的发明和普及为人们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提供了便利。反过来，钟表又成为控制人们生活节奏的“铁腕”，是它决定人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必须先做，什么可以后做。“在西方世界，任何人都难逃单向时间的铁腕的控制。……时间完完全全地编织人们生活的网络。”^②人们利用并服从钟表的运动节律，自觉地放弃个体生活节奏的差异，融入到社会生活的群体节奏当中去。在这里，时间等同于生命和财富，时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价值，因此，时间就成了社会生活中密切关注和精心安排的对象。由于日常生活的安排相当紧凑，时间作为人们处世的首要原则，对时间的极大关注充斥着人们的内心世界，道德情感和社会良知正受到严峻的挑战，人们在匆忙的社会活动中，缺乏传统社会那种内在的温情。

在中国，三大宗教和平共处，多个时间体系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显得复杂、柔和、多义和通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逐渐朝基督教时间观的方向变化，而道德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则主要停留在传统的佛教教义的理解框架之下。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转型社会，一方面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时间体系；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各种理念体系正在不断地涌入，这就使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甚至不同年龄的人群

① [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Edward T. Hall. *Monochronic and polychronic Time* [A]. Larry A: 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A Reader* [C].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20. 引自曾剑平《时间观和民族文化》，《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7月。

具有不同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多元化程度，几为世界之最。首先，中国人在辛亥革命以来一直使用两套大的时间体系，一套是本土的农历，一套是西方的公历，分别称阴历和阳历，而一些少数民族除了承认这两个时间体系以外，还有属于自己的小的时间体系，如傣族历、藏历、回历，云南一些地方的木活历，西藏某些地区的鸟历、湖历，还有许多偏远地区的物候历等，往往是几个时间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并行使用，没有产生混乱，这是奇迹之一。其次，中国人是最早发现时间之珍贵的民族，自古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又是最不讲究时间价值的民族。中国人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问题的，而没有把这种良好的时间观念推广到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时间观念和风尚。这种矛盾造成中国人一方面特别重视私人时间的价值，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又没有足够的行动来尊重公共时间的价值。在车站售票处、医院挂号处总有漫长的等待，在大会小会上总少不了冗长的报告，在聚会时总要忍受一些漫不经心的迟到，等等。

在中国偏远山区的汉族居住区，村民们的生活来源主要是依靠微薄的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农历 24 节气的节奏，什么时候该种地，什么时候该收成，其余时间是休息和筹备，这种节奏基本上是农忙和农闲轮流交替进行。偶尔见到手表戴在手腕上，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财富，或者作为装饰。对他们来说，国家规定的节假日和公休日没有任何意义，元旦、劳动节、国庆节都是按照阳历规定的，后来从西方引进的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等，更是和农业生活无关痛痒；至于公休日，农民不需要去上班，在农忙时候即使放假他也不敢休息，而在较长的一段农闲里，则天天都是公休日。

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的新生事物，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深远的，乡镇企业不但带去了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更是带去了新的生活方式。企业里的作息制度，使得越来越多的村民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到新的时间体系和生活节奏里，要按时上班，下班后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情。

西北一些地方生活节奏很慢，一天吃两顿饭，而在乡镇企业里工作，时间比较紧凑，工作量也比较大，吃两顿饭是不行的，于是也逐步转变过来，像城市人一样吃三顿饭。西北人的时间意识比较浅，在上班、开会、赴约等交往方面随意性比较大，对时间的计量方面不够精确，因而会给人一种不守时的印象。这种淡化的时间意识和西北人浓厚的人情味形成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生活节奏较快，而人情方面则显得淡薄。

三、时间观念的冲突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理解和评价事物的基本维度。因此，不同的时间观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事物的方法。时间观念的差异，在一定情况下会激发社会性的冲突。在社会冲突中，观念的冲突是最严重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冲突，观念冲突不停，则行为冲突不止。对于时间观念来说，正是由于人们的交往密度的加大，才使时间观念的冲突变得显著起来。一方面表现为时间观念的摇摆，社会各阶层以及不同团体之间生活节律处于激荡的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时间观念之间的协同和吞噬，双方或者协调统一，或者一方被另一方所吞噬。

根据历法的用途，我们可以把历法分为三种，分别是教历、民历和国历。在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历和民历之间的竞争，国历是基督教公历和钟表计时体系，而民历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农历，一方面国家推行阳历时间体系，用阳历体系作为社会历史事件的坐标，如革命节日、政府计划、新闻出版、对外交流、社会性活动等按照阳历体系进行，另一方面又要

兼顾民间习惯，如春节放假等。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阳历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农历才是有浓厚的生活意义，不同的节日代表不同的寓意。从西部到东部，从农村到城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时间体系的西化程度越来越大，时间的民间气息越来越淡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历的推行过程，公元 1582 年，格里高利教皇实施历法改革，制定了较为科学的历史书体系，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迄今为止公历已经成为最普遍的时间体系。最初，公历只在西欧地区流行，后逐渐在北欧地区和东欧地区被采纳，中国在 1912 年采用公历，比西欧的希腊、东欧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及俄罗斯还要早。但是公历的推广并不是十分顺利，它受到各种力量的阻挡，特别是宗教力量的阻挠，完全借助枪炮的力量是很难推行的。公历首先在天主教国家得到承认，然后得到新教国家和非宗教性国家的承认（如美国、日本和中国），之后才为东正教国家所采纳（主要是东欧国家），至于伊斯兰教国家（主要是阿拉伯世界）接受公历，主要是第二次大战之后迫于外交上的考虑。

1993 年，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发表的《文明的冲突》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亨廷顿认为，冷战以后世界的冲突将会更加剧烈，范围更广，其冲突的根源既不是经济的差距也不是政治的矛盾而是“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崛起将会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念产生严重挑战，这是将来文明冲突的主要来源^①。

事实并非如亨廷顿所言，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并没有出现东西方文化的大冲突，相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大大超过冲突的成分。真正影响民族之间交往的仍然主要是非文化的因素，如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而这些利益总是掩盖在文化冲突的幌子之下。同时，世界文化出现多元化的倾向，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非主流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呈现出逐渐向“中心”靠近的趋势。实际上，正是由于交往频繁了，时空缩小了，人们感觉到同处一个“地球村”，共同理解和沟通众多文明的必要性加大了，从而在许多观念上容易达成一定的共识。

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时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如斋戒日里停止一切日常活动，对任何战争和流血事件的发生，则更加深恶痛绝。在欧美国家里，星期天是祷告和休息的时间，不能工作。所以，在中国地区工作的欧美人士经常会抱怨中国人为什么经常在星期日加班。在很多地方，不同的时间段落可以表明事情的重要性程度。在美国，如果清晨有电话，则表明事态严重，如果在半夜里有电话，则说明生命攸关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一个陌生人只提前几分钟邀请别人，会使人感到受辱；要是只提前 3-4 天发出宴会邀请，那就必须表示歉意。然而，中东人就不同，他们认为过早发出宴会邀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时间体系的惯用结构将所有一星期之后发生的事都归入‘将来’范畴，而属于将来的计划是很容易被‘忘记’的。”^②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回溯 6000 年去寻找自己的根源，一个犹太人正在忙于现金交易，而一个美国人只是在规划自己未来两年的事情。一个阿拉伯人可能分辨不出等待几天和等待几个月之间的区别，而美国人对迟到 30 分钟的人就会怒不可遏。

许多非基督教国家在接受公历的同时，仍然沿用自己的传统历法。如中国、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是公历和阴阳历并用，国家活动主要依据公历，但是也兼顾了阴阳历的时间体系，民间生活和宗教活动完全依照阴历。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公历是基督教的时间体系，因而采纳公历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国家是绝对不会完全放弃自

① 姚大志：《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下）》，《哲学动态》1996 年 3 期。

② [美]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己的教历的，公历只是国家外事活动不得不采用的时间体系，对于民间和宗教团体，则有一种十分强烈的排斥情绪。

在伊斯兰教看来，人们生活的宇宙秩序井然，万物在宇宙中各安其位，人和万物都要服从真主的规律，人天生就是一个穆斯林，那些归顺真主的信徒就是真正的穆斯林，而那些否认真主的“卡菲尔”，他的智力将受到蒙蔽，他紊乱的价值尺度和浅陋的眼光将使他的前途充满黑暗，他将永远不能得到真理。伊斯兰教是一个胸怀广阔的宗教，伊斯兰在阿拉伯语中是“归顺和服从”之义，即只要服从真主安拉的意志，服从唯一神安拉创造的世界及其规律，按照伊斯兰教义规定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完美的穆斯林^①。但是伊斯兰教文明在西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冲击下，正受到严峻的挑战。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正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穆斯林对西方的态度由仰慕、模仿向敌意、拒绝的转换”^②。由于信仰的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愤怒和仇恨之中，在西方看来，“穆斯林逐渐被整齐划一地视为一个感情用事的、有时不讲逻辑的种族：他们像一个躯体一样移动，用一个声音讲话”^③。而穆斯林也容易把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突化约为历史上的十字军和阿拉伯世界的全面战争。因而，冲突双方正自觉不自觉地把冲突的原因上升为文明层面上的冲突：西方真正凯觞的是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因而总是以政治和文化为幌子进行一系列活动；而伊斯兰世界则把西方的政治干涉和经济介入上升为文明的对抗，以此来激发全体穆斯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四、时间观念的协调与世界趋同

资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扩张性，资本的扩张最终将导致世界的共同市场、共同文化。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都会随着它的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崛起，并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西方文明占统治地位，其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繁殖和融合。从总的趋势看，时间观念还正朝着社会化统一方向前进。时间在社会化过程当中，不断地以自然时间为标准，使不同民族、不同个体的生活时间逐渐走向统一。但是，这种统一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一个外化的过程，是一个借助技术力量加以推广的过程，是一个内中充满斗争的过程。格林威治时间的统一，只能使人们的钟表表面上统一步伐，但是这远远不能促使人们对时间理解的一致性，相反，一些宗教色彩浓重的民族的时间观之间还存在巨大的矛盾。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说过：“我们国家受西方的影响如此之大，他们竟然用欧洲时间标准来设定我们的钟表。这真是一个噩梦！”^④

造成文明冲突的一个逻辑根源，是每一个文明都容易把自己看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把自己的历史写成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这是所有文明的弱点。一种文明并不要以消灭其他文明为存在前提，文明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⑤。所以，当所有的文明都能够认识到这个共同的弱点时，文明的冲突将逐渐消失。三大宗教在看到时间观念存在差异的同时，有必要在发扬光大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为促进时间观念的统一和各文明的和平共处而努力。

（责任编辑：刘潼福）

①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③ 转引自 [美] J·埃斯波西托《从伊斯兰层面看文明冲突论》，《国外社会科学》1997 年第 4 期。

④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y David Glover and Sheelagh Strawbridge, Causeway Press Ltd., 1985, p. 6.

⑤ 沈国明：《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相关章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

三大宗教时间观念之比较

作者：[汪天文](#)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
刊名：[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9)
引用次数：3次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刘立辉](#) 艾略特诗歌中时间观念的嬗变 -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3)

时间主题是英国诗歌的传统主题,折射出诗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和认知事物的方法。本文叙述了艾略特诗歌中时间观念的三个嬗变时期。由于家庭宗教背景的原因,艾略特年少时期的诗歌追求时间带来的快乐,同时体验欢乐的永恒意义,充满乐观情绪。哈佛的求学生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20世纪的现实世界改变了诗人对时间意义的看法。《鲁弗洛克的歌》、《荒原》呈现一种地狱般的时间,《圣灰星期三》是诗人从地狱时间走向天堂时间的过渡,成为诗人的炼狱时间;《玛丽娜》是诗人的天堂时间的前奏曲,《四个四重奏》则演奏出完美的天堂时间,诗人以完美的音符结束了对时间的探索。

2. 学位论文 [潘岩](#) 时间观念多样性暨中美时间观念对比 2007

每当提及时间,就会先入为主地想到客观、机械的时钟时间。本文对这种常识性的假定提出了挑战。实际上,这种假定是相对晚近的,可以追溯到大约持续了400年历史的所谓现代性时期。以时钟时间为霸权的现代性时间文化排斥了其他多种时间形式。从历史的角度可以发现前现代时间仍然存在;通过对不同时间文化的对比和举例,可以了解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而对中美时间观念的现象的对比以及对其深层原因的剖析,又为外语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为跨文化交际教学丰富了方法。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组织结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列举并评析了重要的概念和相关理论。第三章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文化对比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从时钟时间的起源谈到工业时间;着重阐述了现代性在不同领域中和时间的联系;最后从时钟时间的悖论引出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讨论了早期时间观念的持续性,不同社会群体比如女性、宗教对时间的理解已被压迫文化的时间观念。第四章从几个层面上对中美时间观念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了对比,并探究了其深层次的原因。第五章提出了外语教学关于非语言交际的建议和意见,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3. 期刊论文 [陈钦武](#)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解读T.S.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 -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0 (3)

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从形式到内容都受但丁《神曲》的影响,虽然始终都有叙事的成分,带着历史感,但都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沉思,诗写的是幻觉、虚无;内容上涉及哲学、宗教和神学。《四个四重奏》是借英、美两国四个地名的移动变换,表达诗人时空观的哲理玄思。文中,诗人的时间观念也就是诗人的诗学真谛。诗人用哲学及其宗教观念来传达他的学术思想,和他的回归意识的辩证或悖论哲理。借此,解答了他生命回归的理念。

4. 学位论文 [易崇辉](#) 时间的线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存与命运 2004

这是一篇以时间为文点、以中国传统中的个人时间感受和社会时间观念为背景,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物的生存状态的文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面对时间的无常与无情,感时伤逝一直是文人骚客咏叹的一个恒长主题。在中国古代,人们是用儒、释、道所开拓的永恒的天地境界和道教的神仙世界来排斥时间;中国传统的社会时间观念是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在中国传统中,个人的时间感受和社会时间观念处于一种平行的、相对独立的状态。在二十世纪,个人感受的时间与社会时间那种相对平行、独立的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具体地说,二十世纪后,线性的时间观和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取代了传统的永恒观念。这种源于西方的历史时间观念认为:历史是整体的、连续的、进步的、发展的,在历史的尽头,站立着时间的目的。这种未来时间的神话不仅是一种统治地位的社会时间观念,亦为个人的价值与意义之源。于是,个人时间被要求融入整体的社会历史时间之中。社会历史时间不仅取代了个人时间,而且还要求个人时间与整体运动着的社会历史时间严丝合缝,任何微小的偏离或偏移,都将使人处于异常危险的境地。不仅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线性的时间观与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即未来时间语境下的产物,而且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都是这种未来时间神话的注脚。进入新时期后,历史进步与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的终极目的遭到质疑,历史的头(箭头)被斩首,于是,人们与黑暗和虚无不期而遇,时间的线团紧紧地束缚着人,人们推之不去,排抑不开,时间成为人们的痛苦之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人们逃离这种不堪忍受的时间的方式有:1、麻醉时间;2、转移时间;3、反抗时间;4、阻断时间;5、锚定时间;6、凿穿时间;7、遮蔽时间;8、反思时间;9、肉搏时间;10、嘲弄时间;11、摧毁时间。在虚无时间的压迫下,也有一部分人,被迫回到传统的永恒中,企图在永恒的庇护下免于遭受虚无的骚扰和吞噬。这些永恒的世界是:爱的世界、美的世界、宗教的世界、道的世界;90年代以后,人们又开拓出电脑网络世界中的无时间性的虚拟世界。二十世纪人们的时间观念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换和大变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对时间的感觉和知觉也是异常的丰富和复杂,从一个侧面决定着这个时代人们的人格和精神,映射出这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该文还探讨了解决人的时间性生存危机的可能途径。

5. 期刊论文 [张宏明](#) 非洲传统时间观念 - 西亚非洲 2004 (6)

在对时间的认知方面,传统的非洲人有独到的见解。非洲传统时间观念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宗教性,以及相对性、主观性、可逆性等特征。传统时间意识是非洲本体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非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因此,把握非洲传统时间观念,对于理解非洲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大有裨益的。

6. 学位论文 [彭新莲](#) 论卡西尔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及意义——卡西尔《人论》解读 2008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开辟路径,从人学、文化哲学和符号哲学三者融为一体的角度,对人以及人的活动(即他所说的“人性”)作了精辟的论述。本文以卡西尔的《人论》为蓝本,分四个部分对其“人性论”进行全面的剖析。第一部分从方法来源和思想根基谈起,引出卡西尔人性理论的由来,重点说明他的思想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的渊源关系,以及狄尔泰的释义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对卡西尔人性论的重大影响。第二部分阐述卡西尔眼中人性论的内涵,着重从其人性的定义、人(“劳作(work)”)以及人性的特点——人对符号的应对、人的符号空间和时间观念、人的可能性世界和人的命题语言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通过具体说明组成人性“圆周”的各个“扇面”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理想世界和符号宇宙的构造,来展示人性的不同方面,使人明了人类是如此地把自已包围在神话符号、宗教仪式、语言形式、艺术想象、历史潮流以及科学规律之中。第四部分对卡西尔人性论思想进行评价,指出它的新颖之处、实质以及现实意义。这就是文章的基本脉络。卡西尔的人性理论为我们研究人自身的本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7. 期刊论文 何牧春 解析跨文化商务交往中的时间语——商场现代化2007(8)

时间就是金钱,这一观念在跨文化商务交往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周游全球的商务旅行者们早就意识到世界不同地区对待时间和日程安排观念不尽相同。在文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时间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次部分,和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一样,是引起跨文化冲突或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了解不同文化对于时间的支配习惯和规约可以合理有效安排商务交往的时间和日程,融洽双方关系,避免误解,以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

8. 学位论文 高欣 期待救世主——神圣与世俗间的和解之路 2007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关于“救世主”的思想和教义。救世主思想是一种源于苦难,着眼于盼望的神学观念。这一思想实际上是能够在现代性矢量时间维度的。近代之后,这一思想在三种宗教中的不同表现形态说明宗教在面对世俗化世界的共同境遇。宗教提供的救世主观念使三者不但有相似的理论来源,也有了共同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具有相似信仰背景和相同的神学基础的宗教之间应当能够对话,并且协调现代性进程中的世俗社会。因此,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都可以在神学视角下看作是上帝之国与世俗世界的角力,而不应简单视为宗教或者民族间的对抗。国内外学术界在犹太教的弥赛亚思想和基督教末世论等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可用资源和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作一点新的尝试。文中引入了伊斯兰教的马赫迪思想作为对宗教救世主思想的丰富。进一步论述救世主思想隐含的现代性的哲学含义,以及对世俗社会所起到的批判和调节作用。 本文将分四部分加以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两个问题:首先从辞源学角度梳理救世主思想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不同形态。第二是阐述由救世主思想发展引申的关键词:分别是时间观念和末天国的观念。最后部分作为小结。 第二部分,对救世主这一神学思想进入当代社会之后的境况加以论述。对陷入世俗困境的救世主思想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的表现加以说明。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做出回应。分析救世主在当代所遭遇的困境主要是来自宗教之间还是来自神圣的宗教与世俗化社会的对抗这一关键问题。文中将分析三种宗教之间的差异:神圣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差异。 第四部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特征可以追溯到犹太宗教家(指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救世主思想。作为由救世主思想发展起来的进步思想和人文主义,能够在传统资源的影响下发挥作用,平衡神圣世界和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 经过研究和论述,本文期待表述和说明以下观点: (一)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有着相似的神学思想:救世主思想。这一思想在三种宗教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二)对于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所引发的困境,不应简单的归因于宗教之间的问题,而应当看到这是发生在上帝之国和世俗世界层面的冲突。各宗教和民族应当运用共同的伦理资源加以调节。 (三)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宗教伦理资源的启发下发生的。同时,宗教伦理还提供一种社会批判思潮和资源,即人文主义思潮。 (四)宗教伦理资源可以应用到社会中规范和促进发展,各种有着相似思想的宗教可以互相联合。 (五)面对时代的困境,人类应该共同努力:减少冲突,促进团结。

9. 学位论文 张虎生 拉萨转经——一项对神圣空间和时间生活的研究 2006

转经是在藏传佛教社会中,至今仍普及于广大民众间的朝圣方式。在被称作是“第三极”的雪域高原上,转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社会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这类民俗现象的存在,不仅是地方历史中的制度化宗教对其进行设置和重构的结果,也是民众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与宗教实践,同时也是他们精神体系和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构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汇集于圣地拉萨朝圣的藏族民众,以及他们常态的转经生活。转经群体中占主体地位的拉萨市民和周边农牧区的藏民,成为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拉萨市民的转经多是日常化的,在空间上有着操作的便宜性和活动的常规性特点,前去拉萨朝圣的市区外藏民,他们的转经有着朝圣途中的长期性和季节的周期性特点。 文章具体描述了拉萨最有影响的转经空间,即六条转经道,内、中、外转的囊廓、帕廓、林廓以及顶转、上转、下转的孜廓、堆廓、麦廓,并阐释了这些神圣空间的建构过程与文化意义。本市信众和大量涌入圣地的各地藏民,顺时针围绕于上下既定的转经路线,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规则的圆圈运动,在市区地带形成了颇为壮观的日常景观。大昭寺(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是万众瞩目的偶像)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圣所,无论从具体地理位置,还是从朝圣者的内心认同空间,均居于核心位置,成为绝大多数转经者的必朝之处。“寺”与“廓”及广大信众,有机地构成了转经空间中“点”、“线”、“面”的立体图景。 转经时间是地方性的文化时间。转经是生活的内容,也是一类用来安排生活的方式,与藏族民众的生活秩序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民有着他们特定地域文化中的时间观念和日常生活,在转经中体现得较为鲜明。一方面,藏民在朝圣的既定空间里进行着多样的朝佛行为和祭祀礼仪,在这些具体事件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们把这些时间看是用来通往幸福来世的神圣时间,认为其价值和效用远远超过一般世俗时间;另一方面,朝圣者的时间生活模式是多元时间观交融与应运的结果,佛教循环式时间观、地方性节律生活(如“萨噶达瓦节”,亦称“转经节”)、个人生命时间、国家制度化的时间都纷纷影响着转经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状况。根据不同的个人情况,藏民们灵活机动地将转经活动安排进他们日常固定的时间花费中。 大规模的转经群体是由若干个人在某一时空自发构成的集体。转经活动既具有个人操作和宗教体验的完整性与独立性,也具有独特的地方传承方式。由于群体内部并不存在着任何执行组织、协调、管理功能的官方或民间机构,所以转经群体又有着特殊的非结社性。但是,这种转经活动却保证了个人的自主性和群体的统一性。 本文主要是通过田野作业为主的学科方法,考察民众实践层面的宗教文化现象,突破以往对藏传佛教单纯从制度宗教入手和“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关注转经在藏族民众宗教民俗生活层面中的多重意义。转经是许多藏族民众作为在某种空间里持续进行的一类宗教实践的现象,是他们灵活、主动地安排地方性时间生活的重要形式与内容,也是转经人在特定时空里表达愿望、强化身心、实现个人价值、维系传统的生活方式。

10. 期刊论文 姚圣良.Yao Sheng-liang 史传体例寓言笔法——《列仙传》《神仙传》叙事模式探析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列仙传》、《神仙传》出币宣扬“神仙实有”的宗教目的,从传记开头、到传文主体、再到最后结局,都有意仿效严谨的《史记》列传体例;而其时间观念的“错乱”、大胆的假托与虚构等,则是受到了《庄子》寓言笔法的影响。二者的结合,开创了早期道教仙传的基本叙事模式。

引证文献(3条)

1. 张国富 汉英时间观差异比较——历史沿革、宗教背景与文化表现[期刊论文]-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2)

2. 张广斌 时间与时间观的文化学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视角[期刊论文]-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3)

3. 罗朝秀 时间会说话——中西时间观之比较[期刊论文]-文教资料 2007(08)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kx200409015.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12月13日